

世界文学译丛

儿子与情人

周殿富◎主编
[英]劳伦斯◎著 李元秀◎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保罗出身于一煤矿工人家庭，父母婚姻不和，哥哥英年早逝，保罗成为母亲唯一的希望。母亲指望他出人头地，摆脱贫困，以弥补她婚姻上的不足。保罗爱上的第一个姑娘是梅莉伊莫，由于母亲的干涉，这对情人未遂心愿。第二个姑娘是科莉里，他们的爱情也未逃出失败的命运。一次次的冲突令母亲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保罗也只在时才摆脱羁绊，走上独立自主之路。

儿子与情人

世界文学译丛

儿子与情人

周殿富主编 [英]劳伦斯著 李元秀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H.) 著;
李元秀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0772-5

I. 儿… II. ①劳…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12号

书	名：儿子与情人
著	者：[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	者：李元秀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24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772-5
定	价：38.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在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蒙列奥夫妇的早年婚姻生活	3
第二章	第三个孩子出生	25
第三章	蒙列奥父子	41
第四章	保罗的少年故事	52
第五章	保罗闯荡社会	75
第六章	维利之死	101

下 部

第一章	剪不断的男女幽情	129
第二章	谁之爱	161
第三章	梅莉伊莫的败北	193
第四章	科莉里	227
第五章	梅莉伊莫的爱情考验	250
第六章	爱情的火焰	271
第七章	贝科森泰·当瑟	308
第八章	蒙列奥太太病故	341
第九章	一个被爱遗弃的人	368

上

部

第一章 蒙列奥夫妇的早年婚姻生活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一样，一个难民街就坐落在青山胡同的小河边，这里尽是破旧的茅草房和破败不堪的村舍。工友们都在两块庄稼地以外的矿场里做苦力。杨树下流过的那条小河还没被小矿井污染过；一群驴子拼命地拉着绞车滚动，把煤往地面上驮。现在这里全是小矿场，有一些早在查尔斯二世时期就已经开采了，那时的矿工和驴子都不多，工友们在地里打穴挖坑，弄得麦田间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土墩子和小块土地。这些零星分散的村舍，加上散布在教区的几处农场和几户织袜工住户，菲瑟特沃得村便形成了大矿区合并了小矿区的格局。

六十多年前，大矿区合并了小矿区。在洛汀贺郡和得宾州也发现了煤田和铁矿。坎司敦·韦塔公司新开业，潘莫什敦勋爵便兴致勃勃地在什沃得树林边的瑟比涅园，对大家宣布该公司的首个矿场开工了。

一场大火将年久失修的难民街烧得精光，许多污物沉渣也被烧掉了。

坎司敦·韦塔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大展宏图，从此之后，就在源自赛尔比河与拉泰昂河的河道里新开采了六个矿井。铁路从森林中的矿岩高地昂起，一直修到康丹艾教团小修道院遗址和洛比罕泉，经过瑟比涅园，再到被茫茫人海四野围绕的梅敦大矿；从梅敦横跨谷岸一侧的农田通到别卡山，在此处分开，另一边则通到别迦列和地势高过克利奇和得宾州群山的赛尔比：六个煤矿散布乡间，像一个个黑色螺栓，被一条精制的链环铁路贯穿。

为了解决工友的住宿问题，坎司敦·韦塔公司的住宅区建在菲瑟特沃得的山坡上，四四方方的住房；之后，他们就在原属难民街的地方建起了低洼地。

低洼地的工友住房分六个街区，一共两排，一排有三个街区，一个街区里有十二户居民。这两排住房盖在菲瑟特沃得的山脚，山坡十分陡峭，向外望去，向赛尔比延伸的地势渐高的河谷一下子就映入眼帘。

房子建得很牢固，向远处眺望，便可望见山下街区的阴凉下的居前小园子，报春花和虎耳草被种在那个园子里；那上面的向着阳光的街上则种有石竹花；还有洁净的前窗、很窄的门廊、矮矮的树篱以及阁楼的天窗。从所有不住人的客厅看上去所看到的外形就是这种样子。卧室在屋子的后面，厨房在屋子的前面，对面就是另一个街区，正对着屋后小花园和垃圾坑。孩子

们就在这一排排房屋、一堆堆垃圾坑间的小胡同里玩耍，女人们在此聊天，男人们抽着烟。所以，低洼地的房子虽说盖得很不错，看上去挺好的，但是那里的生活条件却是非常恶劣的，因为每家的厨房就在这满是垃圾、脏兮兮的小胡同里。

这片低洼地建成距今已有十二年了，最初蒙列奥太太并不愿意搬离菲瑟特沃得住到这边来。不过，最终还是搬了过来。进一步说，蒙列奥太太的房屋是在上面那个街区的最上头，因此只有一家邻居；在房屋另一边有一小块额外的园地。因为她住的房子是在顶层，每周付的房租是五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五先令，所以她在其他那些住“两头夹”房屋的女人中浑然有几分贵族气派。然而这高人一等的位置对蒙列奥太太而言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蒙列奥太太今年三十一岁，结婚却有八年了。她个子矮矮的，是个既贤淑又会做事的人，第一次跟低洼地的其他女人接触显得有些畏首畏尾。她搬来的这个月是七月，九月里她的第三个孩子将要降临到这世上。

蒙列奥太太的丈夫是个工人。他们刚入住新居三个星期，适逢一年一度的节假日。她知道，这个假期蒙列奥准会很好地陪伴她。假日那天是星期一，他一大早就出去了。两个孩子非常开心。维利是个活泼好动的男孩，才七岁，吃完早饭他就跑去逛集市，扔下五岁的妹妹艾琪，因为没带她去，她大哭大闹了一上午。蒙列奥太太一直在干自己的活，也不知道该把小姑娘交给谁来带，她跟左邻右舍还不太熟，于是答应吃过午饭带她出去玩。

中午十二点半，维利回来了。这男孩子带着点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显得很可爱，一头亮闪闪的金发，满脸雀斑。

“妈妈，我想吃饭，”他喊着冲进屋来，帽子也没脱，“人家说，集市在一点半钟就要开始。”

“还没做好，你等一下。”蒙列奥太太回答说。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做好？”他大叫着，那一对愤怒的蓝眼睛盯着妈妈，“那我就来不及了。”

“你会赶上的，现在才十二点半呢。”

“开始了也不要紧，”蒙列奥太太说，“何况才十二点半，还有整整一个小时。”

维利连忙摆好餐具，母子三人就座了。今天的午餐是奶油面包、小糕点和果酱，这时小顽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愣挺挺地站着。原来是旋转木马刚刚开动发出的嘎吱声和号角声从远处飘来。他盯着母亲时，脸都发青。

“我早就对你说会来不及了！”他边说边跑向橱柜拿帽子。

“你把小糕点带上——才一点过五分，你别着急——你的两个便士还没

拿呢。”母亲不停顿地大声说。

他只好伸手拿起那两便士，气呼呼地走了。

“我也要去。”艾琪边说边哭了起来。母亲说：“哎呀，我这就带你去，我的小傻瓜，真是拿你没办法！”午后稍晚时分，她拉着孩子在围着高篱笆墙的小山上悠闲地走着。田野里的干草都收割完毕，牛群也已转而吃二茬草了。

蒙列奥太太不爱凑热闹。那里有两台旋转木马，一台是靠蒸汽压力带动，另一台则由一匹小马拉着跑，三架手摇风琴被摇得正欢；噼里啪啦的射击声不时地传了过来；卖椰子的商贩吵人的叫卖声；摆“游戏”摊的人的叫卖声；做西洋景买卖的女人的叫卖声。母亲看见儿子在华莱士狮棚外面双目圆瞪瞧着这只著名狮子的图片，高兴坏了，它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并使两个白人成为终身残疾。她没管他，给艾琪买了一块奶糖。没过多久，儿子兴奋地站在她面前。

“妈妈你们怎么来了——玩意儿多吧！——那只狮子咬过三个人——您给我的两便士都花完了——再瞧瞧这儿。”

他兴奋地从口袋里拿出画着粉红色毛萼洋蔷薇的一对蛋杯。

“这是我从那个摊子上赢的，只要把弹子打进洞里就赢。我打进了两次就得到两个——一便士打一次——上面画着毛萼洋蔷薇呢，快看。这东西我早就想要了。”

蒙列奥太太心里清楚，是为了她，他才想得到这个东西的。

“嗨！”她兴高采烈地说，“我好喜欢！”

“那您就拿着吧，我会弄坏的。”

妈妈来到这儿，他很高兴，带她东遛遛西逛逛，不管什么都要指给她看。看西洋景了，他津津有味地听着她给他讲解画片的故事。他怕和妈妈走散了，始终寸步不离，心中充满小男孩对母亲的爱。她头戴黑色小软帽，披着外套，宛如淑女，其他女人无法媲美。她遇到熟人时总是面带微笑。她有些疲倦，对儿子说：

“你再待会儿还是和我们一起回去？”

他一脸不悦地大叫：“您这就要回去啊？”

“不早了，四点钟都过了，我知道。”

“您这就要走，再玩一会儿嘛。”他说着，依依不舍。

“你想多玩会儿，现在可以不走啊。”她说。

蒙列奥太太带着小女儿走上回家的方向，儿子站在原地看着她渐渐走远；让母亲走，他心中不舒服，却又舍不得离开闹市。当她经过星月酒馆前面的空地时，她听到男人们的喧闹声，闻到啤酒的气味，她觉得她丈夫也许

会在里面,便加快了脚步。

一直到下午六点她的儿子才逛回来,面色憔悴,还有点沮丧。他让母亲自个儿先回家,心里很不好受,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从母亲走后,他也无心逛集市了。

“我爸回来了吗?”他问妈妈。

“没有。”母亲说。

“他还在星月酒馆里干活,刚刚回来的路上我从黑色马口铁上的窗户窟窿里看见的,他还挽着袖子。”

“唉!”母亲这时大声说,“现在没钱了。管人家给多给少,他能挣点钱补贴家用我也就满足了。”

蒙列奥太太做针线活已看不清了,于是站起来走到大门口,天已经黑了,欢腾的笑声不绝于耳,节日的气氛环绕四周,这终于影响到了她。她走到屋外的园子里,女人们纷纷回来了,孩子们抱在手里的玩具有小羊还有木马。偶尔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手拎东西,看样子是满载而归。个别好的丈夫跟全家人一起欢乐地走过,但通常只能见到女人带着孩子。傍晚时分,小胡同的角落里总会有少数留在家里的妈妈们,腰上系着围裙,两臂抱拢,在一起聊天。

蒙列奥太太习惯性地独自坐在那里。她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已经上楼睡下了;这个家就是她的希望,还好,日子过得也很安稳。然而即将出生的孩子却使她很苦恼。这悲凉的世界似乎使她不抱任何希望——至少是在维利长大成人以前。但是对蒙列奥太太自己本人来说,只有可怜的忍耐——忍耐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这第三个孩子,她已无力抚养了。她没想要这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酒馆打杂,经常喝醉。她虽然看不起他,但又离不开他。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让她不知所措。若不是有维利和艾琪来支撑着她的信念,她真是太苦于对付贫困、丑恶和卑贱了。

她走到屋前的园子,想出去走走,可就是迈不开步子,但又不愿留在家中。天气闷热得使她透不过气来。想想未来,她的未来生活使她觉得非常渺茫。

前院是一方四周围着水蜡树篱的漂亮的小园地。她就站在那,想在花香和渐渐暗去的黄昏中得到一丝慰藉。小园子门的对面,在高高的篱笆下方是一溜阶梯直通山上,其两旁是红似火的收割过的草地。天空霞光万道,晚霞瞬间消失于遥远的田野边;夜幕降临,大地和篱笆墙都笼罩在缥缈之中。天色渐暗,山顶一片红色的光芒,集市的喧闹声已渐行渐远。

时不时,一些人从树篱下过道边那片黢黑的凹地蹒跚而归。一个年轻

人在山尾的陡坡上奔跑，突然啪的一声摔倒在地。蒙列奥太太打了个冷战。他连忙爬起来，竟口出恶言，似乎觉得是这梯阶故意加害于他，其实也怪可怜。

她进屋，仔细想着，天下的事怎么就一成不变。现在已恍然大悟，其实还是变的。她跟自己的少女时代相隔如此遥远，如今她真说不出自己是走进低洼地后院步子渐渐沉重的女人，还是那个十年前轻捷如飞地跑上西昂纳什防波堤的那个女人。

“这跟我没关系呀，”她自言自语道，“这一切又与我何干呢？包括我快要出生的这个孩子在内！我好像就可有可无啊！”

生活常常捉弄人，支配身体，填满历程，但并不真实，任由他，好像生活的确是可有可无的。

“我等，”蒙列奥太太自言自语道，“我等，我等的不会再来。”

把第二天要洗的衣服拿出来泡在水里后，她开始收拾厨房，点灯、加火，然后又做针线活，她的手十分灵活地在布料上飞针走线，一丝不苟，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时不时地她也叹叹气，活动一下身体，解手。她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为了孩子们，应如何尽量利用好自身的条件。

十一点半左右，丈夫回来了，那黑胡子以上的脸红彤彤的，他点了点头，很得意。

“是在等我吧，老婆？我帮昂托涅干活来着，猜他给了我多少？两个半先令呢，真不少，每一个便士都——”

她还是在想，“剩下的钱，都让你喝酒给扣了呗。”蒙列奥太太说得很干脆。

“我没有——我没有。我今天没喝多，就一点儿，请相信我，”他的声音放低了许多，“瞧，我给你带回来点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给孩子们。”他把它都放在桌上，“喂，我说，你一辈子难道就不能说声‘谢谢’？”

蒙列奥太太沉默着拿起椰子摇了一下，看里面还有没有椰汁。

“这是我从宾埃·哈吉斯那儿要来的，我敢打赌，这可是好东西。‘宾埃，’我说，‘你总不能要三个吧？就不能给我的儿子、女儿们各一个？’‘好啊，活尔坦老弟，’他说，‘你想拿几个都行。’不过我就拿了一个，并对他表示了我的感谢。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摇着看，可他说：‘哪个好，你自己看准啊，活尔坦。’所以你瞧，就是这个好。他够哥儿们，这个宾埃·哈吉斯，他真够意思啊！”

“他那个人只要有酒喝，什么都可以卖掉，你还跟他一起闹！”

“嗯，你这个烂女人真讨厌，我倒要问问你，谁喝醉啦？”蒙列奥说。就只

因为他在星月酒馆打了一天工，他现在就絮叨个没完。

蒙列奥太太累了，对他的唠唠叨叨早已听够了，所以趁他用火钩灭火的时候，她赶紧去睡觉。

蒙列奥太太出身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祖辈是有名的独立派教徒，跟霍金斯上校打过仗，始终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当洛汀贺的许多花边厂商接连倒闭时，她祖父在花边市场也破产了。她那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性格高傲的父亲乔治·克潘托是名工程师，以他的白皮肤和蓝眼睛而引以为豪。他很正直。戈坦罗蒂却像她的母亲，身材娇小美丽。她从克潘托家族继承了傲慢、坚强的性格。

乔治·克潘托为其贫困烦恼不已。他曾经在西昂纳什造船厂当过技工头，蒙列奥太太——戈坦罗蒂是她的二女儿。她长得很像母亲，也很爱母亲；她的眼睛清晰湛蓝而美丽动人；前额宽阔，像极了克潘托家族的人。她记得，她不喜欢她的父亲，因为他对她那温柔、和蔼、心地善良的母亲态度恶劣。她记得，她曾跑上西昂纳什防波堤而且发现了小船；她记得，她去了造船厂，里面的人都喜爱她而且夸奖她，因为这孩子聪明伶俐；她记得，她的那位女教师已上了年纪，很是有趣，她做女教师的助手，在那家私立学校里她很愿意帮女教师忙事情。约翰·弗艾坦送给她的《圣经》，她到现在还留着。十九岁那年，她从教堂回家，经常与约翰·弗艾坦同行。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念过伦敦大学，有从商的大好前途。

戈坦罗蒂铭记在心的是九月里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俩坐在她父亲家后面的葡萄树下。阳光射过葡萄叶的缝隙，映出各种美丽的图案，就像一件有花边的披巾，罩在他们的身上。有些葡萄叶变成了纯黄色，乍一看像极了扁平的黄花。

“坐着别动，”他说道，“你的头发，我真说不上来！看起来是棕色的，像铜，像金一样发亮，红得像烧透了的铜，当阳光照在上面，又金丝缕缕的。你母亲说是鼠灰色，很怪呀！”

戈坦罗蒂看着他闪烁的眼睛，但是她脸上并没有清晰地流露出内心的感情。

“可你说你并不喜欢做生意的。”戈坦罗蒂追问道。

“我不喜欢。我讨厌做生意！”他大声叫道。

“不妨就当个牧师吧。”她半哀求道。

“如果我能成为最好的传教士，我很想。我真的很想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戈坦罗蒂的声音充满了满不在乎，“我如果是个男人，那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她高昂着头。他在她面前显得很

不好意思。

“可我父亲强硬得很。这都是他的意思,我知道他是说到做到的。”

“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戈坦罗蒂轻蔑地说。

“是男子汉,但也强不了多少。”他回答说,皱着眉,没辙的样子。

现在她住在低洼地,每天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她也渐渐体验到了几分生活的无奈,她明白了,男人又怎样?也强不到哪儿去。

二十岁时,戈坦罗蒂离开了西昂纳什,因身体原因。她的父亲退休后回到了洛汀贺老家。约翰·弗艾坦的父亲破产,做儿子的去洛沃当了教师。戈坦罗蒂一直收不到他的消息,两年之后,戈坦罗蒂才偶然打听得知,他已娶了他的女房东,一位有钱的遗孀却是个四十岁的女人。

蒙列奥太太到现在仍保留着约翰·弗艾坦送的《圣经》。她不相信他会——算了,不说了,他会怎么着或者不会怎么着,她一清二楚。为了自己,她细心保存着他的《圣经》。三十五年过去了,她从未提起过他,她把他完全地记在了心里。

在二十三岁那年,圣诞节的聚会上,戈坦罗蒂认识了安列沃许谷的年轻人。蒙列奥当时只有二十七岁。他体格魁梧,身体挺直,十分帅气,卷卷的黑发依然闪闪发亮,浓密的黑胡子从来不刮。因为他总是爱笑,所以引人注目,他脸庞绯红,嘴巴红润,他那朗朗笑声实为少见。戈坦罗蒂·克潘托深情地注视着他,着了迷。他说起话来有声有色、生机勃勃,总是出口成章,与人相处甚是随和。她的父亲虽然也妙语连珠,但总是带着讥讽口吻。这个人却不一样:和蔼,热情,不带书生气,很奔放。

戈坦罗蒂本人则大不相同。戈坦罗蒂生性好奇,很是敏感,对别人的谈话总是津津有味。她善于介入别人的交谈。她对各种见解都有浓厚的兴趣,大家都认为她聪慧过人。她最喜欢和聪明的人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问题。这种乐趣,戈坦罗蒂并不总会有。所以她总让别人对她谈论他们自己,从中找到乐趣。

戈坦罗蒂身材娇小,前额很高,一头卷曲的棕色秀发很是迷人,蓝色的眼睛十分坦诚,目光敏锐。她有着一双克潘托家族的手,生得十分纤柔。穿着朴素。她身穿深蓝色绸衣,戴一串十分别致的银白贝壳作为装饰。这件东西,还有一枚大大的螺形胸针,装饰品很别致。戈坦罗蒂总是心虔志诚,胸怀开阔。

活尔坦·蒙列奥在她面前真是心醉神迷。在这个男孩眼里,戈坦罗蒂既神秘又可爱。她对他讲话时说的英语非常流利纯正还带南方口音,他听了有些紧张,她注视着他。他天生是个跳舞的天才,舞跳得好极了,而且他

也引以为傲。他的祖父是个法国难民，娶了个英国酒吧女侍者——如果那称得上是娶的话。这个年轻的工友跳舞时，戈坦罗蒂·克潘托在一旁关注着他，那欢乐、那舞姿都有礼貌并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他的脸——他身上的精华部分——容光焕发，黑发蓬乱；不论是请什么舞伴跳舞他都同样微笑地鞠躬。像他这样的人，戈坦罗蒂没遇见过，她认为他很特别。在戈坦罗蒂的心目中，父亲是男人的模范。乔治·克潘托为人傲气、英俊，也有些尖刻，以读神学书籍为乐，只欣赏一个人，那就是使徒保罗；他治家格调是铁面无私，对亲属却冷嘲热讽；一切感官上的乐趣他都毫不在乎……他跟这个工友大不相同。戈坦罗蒂本人一点都瞧不起舞蹈；他对此道也毫无兴趣，连罗杰·德·柯弗利舞都没学过。像她父亲一样，是高风亮节的清教徒。因此，这个男人的美感燃烧的生命火焰其脉脉温情虚幻而珍奇——烛焰般的迸发出他的身体，不像她的生命想要豪情奔放却受到思想和精神之禁锢——对她而言似乎有些奇妙也是她无法抗拒的。

他走上前向她深鞠一躬，戈坦罗蒂顿时觉得像喝醉似的，浑身上下热辣辣的。

“我想请你跳这支舞，”他亲切有礼地说，“很容易的，你知道。我真的很想看你跳舞。”

戈坦罗蒂曾经说过，她没学过跳舞的。她见他如此谦虚，不由露出甜美的微笑。戈坦罗蒂的笑容太迷人，它把这个男人感动得不知所措。

“不，我不跳舞。”戈坦罗蒂急切地说。她的话直率而动听。

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做事一直是凭感觉的——于是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坐在了她的旁边。

“你不要错过这支舞啊。”戈坦罗蒂说，带有一点责怪的声音。

“不，这支我不跳——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支。”

“那你刚才不是还想请我跳这支曲子吗？”

他听了此话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这一招我可没防到。你总算没说得我把身子撅起来。”

这次轮到戈坦罗蒂放声大笑了。

“你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撅的意思啊。”戈坦罗蒂说。

“我像猪尾巴那样撅着，也是因为没法子。”他哈哈大笑。

“这么说，你是工友！”她惊奇地大声问道。

“是啊，十岁就已经开始下矿了。”

戈坦罗蒂盯着他，惊叹不已。

“十岁！是不是很辛苦？”她问道。

“习以为常。在夜里才出来干活，像老鼠一样过日子。”

“这话使我觉得难以理解。”戈坦罗蒂皱皱眉。

“活像个老鼠！”他笑道，“是啊，那些家伙到处乱窜，真像老鼠一个样。”他把头向前一伸，没完没了地直抽动鼻子，好像东闻西嗅辨方向，活像只田鼠。“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天真地说道，“你没见过他们在井下工作的样子。有空我一定带你下去看看。”

戈坦罗蒂瞪大眼睛望着他，感到十分惊奇。她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种美好的新的生活。她对工友的生活有些许的了解，好几百名工友在地底下干苦工，到夜晚才出来。她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但却感到生活很快乐。她静静地看着他，那淳朴的淑静之情充满梦幻。

“你不愿去吗？”他轻轻地问，“是不是怕把你的衣服弄脏所以才不想去？”

以前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和她说话。

第二年圣诞节他们结了婚，婚后三个月，戈坦罗蒂十分幸福；婚后六个月，她非常快乐。

他在戒酒誓约上画了押，戴上禁酒者的蓝徽章；他可真会做样子。戈坦罗蒂以为，他们住的是他本人的房子。房子小而方便，布置得井井有条，家具坚固，一看就是上等货色，跟她诚实善良的心灵很是相配。她跟四邻的女人们不怎么来往，她不得蒙列奥的母亲和姐姐的喜欢。不过，她觉得只要有丈夫疼爱，即使独来独往，也能过得十分自在。

有时，蒙列奥太太自己感到生活无聊，便诚恳地向他倾吐心事。蒙列奥太太见他仔细听着，却不明白，致使她要进一步亲昵的努力落空，不由心中有些抑郁。他有时到了傍晚也不休息：她知道，仅仅身边有她他还嫌不够。当他找点零活做时，她感到高兴。

他人心灵手巧——好多东西都会修理。于是蒙列奥太太就会说：

“我真喜欢你母亲的那个拨火棍——又小又好用！”

“是吗，我的小姐儿？嗯，那是我做的，我也给你做一个吧！”

“不可能吧？那可是钢的啊！”

“那又怎么样！你也能有，不能完全一样也能做得差不多。”

到处乱七八糟的她不在乎，锤声叮当响她也不在乎。他忙啊，忙得很开心。

到第七个月，蒙列奥太太为他洗结婚穿的外套，发现胸前的口袋里面装着几张字条，她便顺手拿出来看了看。结婚穿的长礼服，他平时很少穿的，她压根就没想到衣服口袋里会有字条。一看是家具账单，还没付钱。